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三十四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

寧波府脩廟學記

皇上紀成化之十有三年河南張侯賑守吾郡既六稔矣心仁政善民用輯寧始加意于教化之地顧廟學皆完獨殿與兩廡甃磚盡剝遂撤而新之於是執鬯奉饗者皆坦如矣士寢食之屋猶隘或弊迺爲膳堂三楹寢舍楹二十於是退食入息者皆裕如矣學門外數武卽

民居道隘且囂塵廼購民徙居以闢道樹兩坊表於東西衢於是弁而游學興而謁廟者皆廓如矣教授鄭君璣肆謁余記時有言者請尊孔子以帝號而加籩豆舞佾以稱其衮冕一如天子制有司沮之乃遷其說謂不加帝號猶可而籩豆舞佾在所必加朝廷從之加籩豆十二舞佾八此固追崇先聖之盛典矣然猶未臻于極焉孔子道德教化之盛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于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之則皆其弟子也稱爲先師固當矣若追崇之典必當臻乎極而後已焉夫禮

困人情可以義起周公制禮追王其父祖未有也師生之義與父子之恩同子可以追王其父則生亦可以追王其師況孔子又萬世一人後王實被罔極之恩者乎近世人君師孔子而追王之固禮也而未爲禮之至者古之皇帝王皆因時建號非有等差自秦始稱皇帝而後世有天下者無不稱帝其父祖雖編氓伍卒亦追帝之而族屬功臣則皆封之爲王於是帝爲君號王爲臣爵懸絕矣君於臣禮當其爲師則不臣也況異代之聖師而可臣耶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其可乎必

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爲尊崇之典之極焉在宋真宗
已欲帝之矣其下不能將順而沮之謂孔子周之陪臣
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夫謂之周陪臣則雖公之與
魯公班不可況王之與屬主塲乎旣王之則固謂其萬
世之聖師而不以周之陪臣視之矣於周何預而不當
帝耶故先儒羅從彥謂可加以帝號而褒崇之誠百世
不易之至論也今言者遷就有司之說謂孔子周人當
用周制王乃天王之王非國王之王故不帝猶可夫用
周制則當稱魯大司寇耳安可王之主之者自後世尊

崇之典非周制也在周制則王猶帝耳在後世則帝之與王猶天澤之不可混猶冠履之不可殺矣尙可以周制論哉尊異代之聖師而用當代之臣節曰此天王也彼國王也則亦非正名別嫌之禮矣孰若初說帝號之爲確乎我太祖高皇帝之定祀禮也凡嶽鎮海瀆皆革去舊封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若所謂東嶽泰山之神是已至於忠臣烈士亦止稱當時爵號而革去後世之封若所謂吳泰伯之神是已獨以孔子善明先王之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比故不稱

魯大司寇而仍舊號大成至聖文宣王其尊崇之意極至而無以加矣但當時未有援宋真宗難從彥告者故未及帝之耳今有司沮言者廼謂舊制而不肯更夫以太祖尊崇聖師之心如彼其至苟聞今議有不幡然更耶彼有司於異端與他政弗能一一遵舊制也而此獨曰舊制舊制豈舊制果不敢更耶又謂孔子之道惟在君臣身體而力行之諡號器數皆不足較夫道在身體力行是矣餘亦安可置之如彼其說則明王但奉天道繩祖武足矣而又尊稱上帝追王先公制爲郊社禘嘗

之禮樂皆必極其至而足爲萬世式者何耶有司之議
過矣然自漢以至於今儒之僻隘者豈獨不欲帝吾聖
師雖公之王之謚加數字天子拜之郡縣祀之冕服籩
豆舞佾如天子制皆謂不可甚而謂獻官以皇帝遣而
北面揖其禮太重請改東面此豈特不知禮而已蓋亦
無是非之心者也然人心之天理自著於久萬世之公
論卒定于一故旣王之又累字謚之天子北面拜之郡
縣通祀之而全用天子之禮樂矣獨帝號未加尙爲闕
典今若不加後世亦必有加之者聖皇良弼豈容有闕

典待後世哉行將舉此至極之盛典超百王而憲萬世也歟因併記以俟雖然孔子之道在君臣猶當身體而力行之況士乎今士結髮誦孔子書而講明其道口之以爲說筆之以成文者比比然也求能身體力行者何其鮮耶蓋徒志倫魁而不志聖賢徒貴高爵而不貴令聞徒學文辭而不學道德焉耳苟於此焉審其輕重先後而志聖賢而貴令聞而學道德始於持敬格物漸於立誠端本進於克私返禮而造於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至極矣雖或未極而道德一有諸已則文辭自工倫魁

自得而高爵自至矣有不得不至者其命也彼顯顯於
文辭者豈亦能必得鈞之有命孰若力學道德而不虛
爲孔子徒也尊孔子必加帝號而後爲尊之極余既有
攸望矣學孔子必備聖德而後爲學之極余寧無攸勸
乎故附記以告若吾郡人材之秀傑風俗之純懿與廟
學之沿革則郡人李公璜王公應麟金華黃公縉記之
備矣無庸余言

書洪武選手錄八景詩集後

右北京八景詩集一冊計三十五葉兵部武選郎中吾

鄭洪君之手筆也余家舊有是集印本久而失去嘗與君言及之無何君手錄如印本裝潢見惠詩文合百餘篇字跡萬數而皆楷法細書未始有一字苟且余得之驚喜蓋足爲家藏之珍矣古之書汗簡裁帛點漆磨石液筆書刀削皆科斗文字篆籀分書蓋甚難也漢魏間始有今紙墨與楷書筆之易矣然未有不筆而成書者至魏太和有石經晉天福有銅板九經皆可紙墨摹印無庸筆寫傳亦未廣後唐以降迺有木板昔以梓今以梨孔摹甚便於是五經百氏皆有印本徧天下人不復

傳寫易極矣然印本或未易購惟窮儒小子猶有賴於筆者今君貴至大夫致仕年今六十四矣而肯手寫是集以惠余則其於奇編與帙手書以自讀者必多有之蓋其好學不以貴而疏老而懈若此窮儒小子當何如哉余少也貧嘗借書手錄而字極可憎遠不逮君之楷法今年僅踰艾而目已眇暗且不能如君之細書甚用自愧家今有書殆萬卷而羣從子姪獨取一經四子誦味以爲舉業餘皆視若長物束之高閣不一展視矧肯手書而讀之余嘗諄訓嚴戒俾其博學篤行以趨於

道然其習猶在彼而不在此雖舉業亦未能勤慎無懈
益用感歎君諱常字子經急流勇退人也閒居以文自
娛人無賤貴有請皆應之且速雖頻數未始厭至有一
家得數篇者其爲文敏且不吝至此余尤歎羨之

遊雪竇山記

余聞雪竇奇勝雅矣成化十三年秋七月廿有一日丙
戌訪親舊于奉化因欲遊焉四川布政司經歷王君紓
懷敏嘗與余同舉時需次居家遂爲治具鄉貢士宋君
旭景暘馬君鉅靜之約同遊已丑四人者輿騎山縣治

西觴于余祖姑應氏之宅又西登曰嶺夫人之廟嶺顛
有石特立類人形故俗稱石夫人而廟之又西折北皆
平原有地濱湖江曰白作泮時旱澇之餘地多赭獨是
泮黍稻彌數千頃蔚如雲心爲之憚俄避雨道旁樹下
雨止又西折北抵溪口亂流而渡時旣午矣糧長吳觀
明留飯于濱溪之庵蓋縣令曹君瀾所命士人蕭君鳳
廷儀聞余遊策蹇追及于庵偕飯而行西至山麓緣麓
西南數十折始覩一亭榜曰雪竇山距縣治蓋五十里
矣僧宗禮在他所聞余遊追及于亭中亟先歸寺景暘

以癩返趨北折西有亭在井旁住山永信率徒迂入亭
摩茗爲名其亭曰寒碧途遇採蕨根者擔相屬多菜色
爲之惻然又西至望官曲自入山亭路皆險隘蒙蔚至
此則櫟開林豁曠視無際僧俟官必於此乎望之故名
北至御書亭有碑大刻應夢名山四字細刻皆磨滅不
可識僧云宋理宗嘗夢茲山因圖而訪得之乃御書此
云北數步卽山門自登山經數十盤每盤益高至望官
曲俯視下界已若身在層霄上矣又歷數十盤高益甚
而旣入山門則坦夷寬曠可四三頃杭稔不殊平野殿

閣僅在危坡忘其爲萬重山之絕頂也登殿造方丈茗
已遂出覽勝殿前數十步有阜森蔚名含珠林東西兩
澗合流于西南合處作閣以道余名之曰觀瀾閣古漱
玉亭或在茲所與南澗寬若沼石文如錦蓋卽錦鏡池
也或曰澗旁舊有池環以花木今已墮爲田矣又南亦
作閣以道余名之曰聽泉亭旁有峻徑西折而南觀瀑
布蓋兩澗合流之泉垂瀉於千丈巖下爲隱潭奇麗甚
然臨絕崖俯浚谷悸眩不能諦視崖上有屋祠龍古之
飛雪亭豈在是與聞有妙高峯徐巖桃花阮皆勝景

欲往覽以暮且遠弗克還聽泉亭懷敏已布觴豆於其中矣侍飲者善歌歌聲與澗琴林笙相應和觴數行逼夕還方丈懷敏又已翦燭布席矣觥籌疊飛歌舞送奏論談諧謔往往一握爲笑宵分在席者皆醉明日僧具晨膳已廷儀別去懷敏靜之循故道返余獨自御書亭而西石磴號百步街者絕峻且隘不可輿徒步至腰復見所謂瀑布者仰觀之始盡其奇麗蓋泉出兩澗注峻壁若水晶簾自九霄中垂下至半壁有石突出承之若盆泉激盆四出若玉瑩珠跳雪飄花舞復聚作匹練垂